

茶油拌饭 岁月留香

◎ 厉向军

我的老家在常山县白石镇下西塘村，一个宁静质朴的小村庄。上世纪80年代初山田分户，家里分到几分山地，种着百余株山茶树。在父亲悉心打理下，每年霜降后，采摘山茶籽的日子，便是全家最忙碌也最幸福的时光。

采摘茶籽时全家总动员，母亲早准备好“干粮”当午饭。父亲和哥哥是主劳力，先清理茶树下的杂草柴禾，为采摘开路；矮小的茶树由我和姐姐负责，高大的则由他们攀爬。母亲在树下递工具，不时叮嘱我们注意安全。

傍晚夕阳西下，金色余晖洒满大地，我们结束了一天的采摘。父亲和哥哥挑着沉重的茶籽担，我、姐姐和母亲跟在身后，五人走在乡间小道上，成了夕阳下的独特风景。虽满身疲惫，一家人却谈笑风生——这两担茶籽，是全家一年的食用油来源，在物质匮乏的年代，格外珍贵。

离家不到50米是村里的人民公社大礼堂，近千平方米的空间被改造成了榨油坊。坊内有直径8米多的圆形大转盘碾压茶籽，有大灶台翻炒茶籽粉，还有两台卧式液压榨油机，这是榨油的关键设备。

每当油坊响起轰隆隆的声响，便是我一年中最期待的时光。浓郁的茶油香弥漫

漫在空气中，像有魔力般将我吸引。我常去油坊玩耍，和里面几位朴实勤劳的师傅相熟。他们工艺精湛，从茶籽烘干、碾粉、蒸制、包饼到压榨出油，每一步都像在雕琢艺术品。

我对大转盘印象极深，师傅们站在旁边，眼神专注，娴熟地将茶籽均匀放入转盘沟槽，启动机器后，铁轮缓缓旋转。高速运转时，他们精准把控添料的量和时机，既避免伤手，也保证碾压充分。茶籽在铁轮下瞬间变成粉末，宛若魔术。

翻炒茶籽粉的火候也拿捏得恰到好处，师傅们凭多年经验，用视觉和嗅觉判断成熟度。一米多长的大铁铲，在灶台前不停翻动，时而用力、时而轻搅，确保每一粒茶粉均匀受热。随着温度升高，茶粉颜色渐深，香气愈发浓郁，填满了整个油坊。

炒好的茶粉蒸熟，放入特制模具，用稻草仔細包裹，双脚压实后捆扎成型，随后被送入液压榨机，金黄色的山茶油便缓缓流出，滴入油桶，“滴答滴答”的声响，在我听来是世间最美的乐章。

吃饭时，我总捧着饭碗跑到油坊。赶上新鲜油出炉，师傅们会热情舀一勺拌进米饭——色泽金黄，香气扑鼻，入口滑润，堪称人间美味。一碗下肚，快乐能持续好



▲老油坊 记者 邹建辉 摄

久，那种满足感，是如今山珍海味都比不了的。

油坊也是我和小伙伴捉迷藏的乐园，我们在茶饼和机器间穿梭躲藏，笑声回荡，好奇地盯着榨油机流出的金黄茶油，垂涎三尺。这里藏着我无数快乐的童年时光。

13岁时，父亲工作调动，我们卖掉乡下房子搬到镇上。此后我很少回村，也难再闻到熟悉的茶油香。如今四十余年过去，不知那油坊是否还在，但油坊里的点点滴滴，从未在记忆中褪色。

修剪心灵杂枝

◎ 杨建

初冬漫步街头，发现街头两旁的白杨树，都被修剪去枝叶支枝，只剩下挺立主干直插天空。当初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后来听园艺工人解释说，那是为了让更充足的阳光从天空洒下来，好让树木吸收充分的养料，长得更茂盛。

听了园艺工人的话，我的心头忽然也洒进一缕阳光似的，豁然明朗起来。哦，我们人的心灵，不也像一棵树，也会有枝叶过繁遮阳挡光的季节，也需要修剪心灵的杂枝。

这些挡住我们心头阳光的杂枝，就是心负太多的物欲，怀恋太强的虚荣，腹有太盛的牢骚，心有太稠的哀怨。要知道，物欲是一个累赘，它使人变成拉着生活这辆重车，却难堪负重的辕马；虚荣是一种心负，它能让我们的人性永远得不到张

扬；而世事不公的牢骚和怀才不遇的哀怨，则是一张自织的罗网，让你永远在里头苦苦挣扎却不能自拔。在这灰色的季节里，就需要删繁就简，给心灵修剪杂枝，去掉身上的重负，保持心身的轻盈与自由，好让明媚的阳光从心里洒下来。

给心灵修剪杂枝，让灿烂的阳光从心里洒下来，重在一个“放”字。放身自在，在生活中，万般事物但求尽心，尽了心也就能逍遥自在了；放身求乐，不是去纵声色，而是把心调整到安适的境界，而这个功夫就是“知足”；放开心胸，常保乐观心态，荣辱淡然成败不惊，恬淡寡欲清静无为，不为世俗之事烦心；放下身价，人生总是高潮低潮交错，哪怕曾经叱咤风云，可能今日也会野鹤白云，在事业受阻，情感受挫，生活不如意面前，应坦然面对现实，

不争不躁，不愠不怒，不气不馁，无怨无悔。

让阳光从心里洒下来，不仅要豁达的胸襟，还需要正视现实的勇气。直面现实是一种成熟，一种睿智。不要让太多的欲望拖着上路，不要总认为别人拥有的自己也应当拥有，终日惶惶不安地迷失在自己制造的种种幻想中。生命如一叶轻舟，载不动太多的物欲，要想自己的心灵偏舟轻扬，就必须减轻人生行李。只要有这种成熟冷静的睿智，阳光就会从这些地方升起，照切你的人生。

朋友，在多寒的季节里，唯有从心里洒下来的阳光才能温暖你自己，让你看到重重阴霾后的一线光明，让你相信不久的将来心会一片灿烂，而心中的光明终会带给你现实的光明。

缝进夹袄里的冬日暖阳

◎ 郑帆

西北风呼呼地刮得起劲，天气是一天更比一天冷了，母亲从木箱子底找出那件外婆给我做的穿了三个冬天的花布夹袄，笑着对我说：“外婆专门捎来的新棉花，特别叮嘱要给你的夹袄用新棉花翻下新，这个冬天就不会挨冻了。”

她坐在老房子门槛边的小木凳上，小心翼翼地拆开夹袄的针脚。打开布包，新棉花就是不一样，不是旧棉絮那种暗黄色，而是云朵般的洁白，还带着阳光晒过的气息。

“这是外婆家地里今年新采的头茬棉花。”对着光，母亲极仔细地，将棉花一片一片地撕开、抖松，新棉花在手里舒展开来。她伸出那双布满粗茧与干裂口子的手，抚摸着那团洁白的棉花，好像在触碰冬天的初雪。

额前的碎发垂下来，她的头微微低着，遮住了眼角的细纹，可我看见她鼻尖上沾着的细小棉絮，像落了片小小的雪花。偶尔她会停下动作，揉一揉发酸的肩膀，手握成拳头捶打几下腰，再继续，嘴里

还哼着不成调的老歌。

然后便是铺新棉花。她把那些旧棉絮一片片撕下来，拍松新棉花，俯下身去，鼻尖几乎要碰到那件摊开在膝盖上的花布夹袄的布套子。“这新棉花就是不一样。”她抬起头笑着对我说，“你看多蓬松，像刚从棉桃里蹦出来似的，保准暖和得很。”

她一层一层，把撕得蓬松的新棉花，轻轻地铺在布套子上去。铺到肩头、肘弯这些容易磨损的地方，便要多铺上一些，用手掌轻轻地按一按，拍一拍，那神情十分专注。原本是蓬蓬松松的新棉花，在她手下慢慢变得服帖。

接下来最要紧的，自然是缝针了。将棉花一针一针地缝在那花布夹袄的布套上，她用那粗糙的手指拈起那根闪亮的小针，眯起眼，线头在那有些干裂的双唇间抿了又抿，才颤巍巍地穿过针眼。针一拿到手，她便整个儿人精气神都不同了。腰板微微挺直，头略略偏着，眼神里只有那根针和要缝合的布与棉。

她的手便带着针线，让针尖探进棉

花，不紧不慢地缝了起来。那针脚，整整齐齐地一个挨着一个。棉花是有点厚度的，她的拇指与食指捏着针，中指上顶着一只厚重的铜顶针，每刺一下，便用顶针抵着，“哧”地一声送过去，再“嗖”地一下拉过来。我趴在她身边写作业，听着钢针穿过布料的声音，那声音，短促而结实，和着窗外间或传来的风声，竟成了这冬日午后最安宁的节奏，觉得亲切、温馨。

母亲不识字，一贯在田地里做粗活，那双关节有些肿大的手，做这种缝纫的细致活也能这般灵巧。那针线在她手中，顺着母亲的心意，是灵活的也是听话的。

那件棉花夹袄现在早已不再穿了，保暖的棉衣升级为滑雪衣、羽绒服等等，可那件一针一线缝起来可抵御整个寒冬的棉夹袄至今仍在我的记忆里，母亲缝进去的，不只是新棉花还有外婆对我的牵挂，以及母亲对我的爱意。那针脚里的暖意，穿过这许多年的风霜，至今仍熨帖我的心，把我裹进了一个永远不会感觉到寒冷的冬天。

[诗词长廊]

七律·路里坑村行吟

◎ 刘大伟

幽村古道湛蓝天，裂变窑山淑貌还。
鱼跃浅滩繁物种，兔游故地荡清泉。
严规涤垢家园净，善策安民绮梦圆。
四季喧腾宾客至，蓬瀛胜景永绵延。

少年游·江晚

◎ 赵木兰

长堤槛外水悠悠，归鸟鸣啾啾。
落霞孤鹭，参差烟树，一叶泛波游。

远山渐暗江边晚，处处影踪留。
憔悴相思，凭栏痴想，天外有归舟。

面对冬天

◎ 汪东福

打开窗户

我和阳光又靠近了一些

乌桕的叶子微微发抖

没有人可以听懂，它们的语言

雪花提前一天到来

飞舞的翅膀正在融化

我早早地沏好一壶红茶

在你的对面坐下

谁的海洋都有泥沙

也有成群的珍珠

我用一根竹竿，打捞沉没的过去

找不到更恰当的词语

赞美这个季节

我想象一片茶叶

从遥远的尘埃中惊醒

同样的风，同样的红

同样的空间

不一样的心情